

唐語林

四

唐
語
林



唐語林卷七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爲諫官主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尙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訢宅訢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訢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盃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鐔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

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尙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棕卽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戚戚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卽得棕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

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末節尙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卽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邇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尚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若敬從上人之命卽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卽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豈無吳縣

耶所出蒲魚菰鼈既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紵其他不可徧舉京中
昊天觀廚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脈相通因取諸流水與昊天水惠山
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
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縈繆殷夢元知作解頭
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
此廢等第

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閤者曰公諱吉君姓中有之公
每見名紙卽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偏傍則趙壹之
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
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起知舉

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丁稜姚頡不可
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
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
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
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
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爲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
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
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
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爲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
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

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

與松石靡不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為人取去其所傳雁翅

檜珠子柏蓮房玉蘂等僅有存者原註檜葉婆娑如鴻雁之翅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

蓮房玉蘂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衆各為洛陽城族有力者取

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註禮星石縱廣一丈厚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

尺孔窳千萬遞相通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忽嫌併集塗中感憤有

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下窮人物情所

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

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為鱗魚所溺室宇為天火所

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恩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

量移彬州郴尉亦死貶所劉相鄴為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

爵乞歸葬衛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尙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

書也太尉歸戒闈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勅卽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阮唯與
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下送客還公問
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
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
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
敢辭其一遣自請罪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
去兼不敘別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
欲薦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又
徙邢洺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曰適行
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荆南

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膀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閒膀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閒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贍曰此風聲賤

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睨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捷較之樂以鮮華相尙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四十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

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進士放榜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啟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審時盧肇丁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爲人所謔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日先輩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蟻王鐸進士同年也蟻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蟻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蟻知之挈酒一壺謂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置醎使婢言之蟻驚曰吾豈醎者卽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

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
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
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折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
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
六百朵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
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
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尙
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
其閒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
柏木爲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

晞衆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豫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苦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受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徧體腥穢不可近上命昇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上殿與
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鄉貢進士或宰
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
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伎樂終日嬉
戲上未嘗顧笑賜賚甚薄有時微行人閒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
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
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
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
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
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

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諡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聞之奏爲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尙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爲禮部尙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諡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爲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曆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珏以會昌初册立事亦七年